

# 明月灣區

金耀基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 十一月號

專題：葛亮的香港書寫

許婉霓、葛亮、潘耀明

萬花筒：回憶倪匡先生二三往事／蒙憲

「都市奇人」食家高二爺／巴桐

學海書樓百年回望與前瞻

〔師說師文〕閱讀情懷已然逝去？



直筒瓶山水微書《閒雅小品文集觀》  
故宮博物院收藏 王芝文

## 秋分

秋分的文字有多種比喻

沒有什麼比風的冷靜更鋒利

封鎖一千種表達

秋水長天像一首詩突然降臨

它們都是夢與癡念

路過的煙火暫時缺席

沉默裏有一切的真相與隱疾

試着愛上人間美艷的花木

稍離對夏天局部衰敗焦灼的部分

這樣幾乎更接近幸福



秋水長天像一首詩突然降臨／它們都是夢與癡念。（潘宇清繪畫）

## 岸

似水流年

比昨日更憂鬱一些

刻舟的旅人

將攀登夜色視作一生

綠皮列車裏詩人淺吟古道秋風

是誰舊夢未醒

嘶啞了荒原三百首

我空有萬里的流浪

與藏在兩肋間如尖刀的自問

我在我缺席的對岸

高歌猛進一站就是千年

像你歸來那天一樣

不說話。或者低語

潦亂的章節未及整理

看見很多的星星

愛極少數的人

（作者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 范用、葛康俞與陳獨秀的淵源——初識葛亮

潘振明

早年與葛亮有過交往。葛亮初抵香港，捎來北京出版家范用一封給我的親筆信，內容略謂葛亮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他的祖輩與陳獨秀淵源頗深云云。

范用的信要旨是希望我介紹工作。當時大抵人浮於事，沒有介紹成。此後，葛亮在大學謀得職位，專心致志地做教學工作和埋頭寫作。

不多久，葛亮在教育界及文壇嶄露頭角，近年更榮升教授，有多部著作出世，今年度內地文學獎首次向港人開放，葛亮率先以《飛髮》獲得魯迅文學獎，令人刮目相看。

以上所有這些都不是我的關注點，我最感興趣的是葛亮的家族究竟與陳獨秀是怎麼扯上關係。

個人對陳獨秀淵深的學問和崢嶸風骨仰止不已。二〇一三年與若干好友在赴黃山的途中，特別跑去安慶瞻仰陳獨秀的陵墓和參觀其故居。那天蒼穹浩瀚，萬里無雲，迎面可見陳獨秀陵墓的紀念碑凌空屹立，油然生出莊嚴肅穆的強烈感覺，眾人不約而同俯首彎腰默哀，徘徊流連良久。

據介紹，二〇一三年政府曾一度擬拆除這一帶陳獨秀故居，大批安慶市民蜂擁而至，誓要保護這一名人遺跡，最終被保存下來。還聽說陳獨秀故居一度不被列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後來徇眾要求才被列入的），不管怎樣，反正其歷史價值永遠植根於老百姓的心中。

扯得太遠了！回頭說對范公信中提到葛亮祖輩與陳獨秀的關係，一直不能忘懷，又不便問葛亮本人。

待到去年初夏，在內地大型評論雜誌《南方文壇》六月號上讀到葛亮寫的〈笙簫一片醉為鄉——《據几曾看》與中國藝術流脈〉的長文，才揭開謎底。

這篇長文廓清了葛亮曾祖父與陳獨秀之間交往的逸事。

葛亮祖父葛康俞先生曾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著有《據几曾看》，二〇〇三年中由范公早年主持的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葛亮從祖父的著作中，始知祖輩與陳獨秀組織革命活動的大量信息，他寫道：「因《據几》一書的創作起點，幾乎疊合其人生末途的蒼涼。準確地說，陳獨秀先生為先祖姜敏先之二舅，即先祖妻舅。……」

葛亮從曾祖父葛溫仲的一幀存照，進一步透露道：「先曾祖父青年時代，就讀於張之洞設立在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系統學習現代軍事，同學有章士釗、汪希顏等人。一九〇二年春，曾祖與首次赴日歸來的陳獨秀在安慶姚家口藏書樓發起愛國演說會，以『牖啓民智』，開啓了安徽近代革命的序幕。二人革命活動不見容於清廷，遭兩江總督端方通緝，故而東渡。在日留學期間，葛溫仲參加東京留日學生的拒俄運動，探索救國圖存之路。先後加入興中會、中國同盟會，並與陳獨秀籌組創辦安徽愛國會。上述照片，正是在這一期間所攝。一九〇五年，曾祖回國，由陳獨秀介紹加入岳王會。並力主將青年勵志學社的兵式操練納入尚志學堂的教學。在曾祖與陳先生的影響下，尚志學堂為此後安徽革命培養人才無計。」

葛亮文章提起這位曾祖父葛溫仲和祖母二舅陳獨秀為救國奔走若隱若現的高大背影，語帶敬仰之情。另他自稱，他的另一個長篇《北鳶》中毛克俞是以他祖父為原型。

由范公的信到葛亮文章描述所涉及其祖父、曾祖父和祖母二舅陳獨秀的關係，由此才在我的腦海中才理出一個較清晰的脈絡。





25



19



30

## 目錄

## CONTENTS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號 總五期

## 卷首語

潘耀明

## 專題：葛亮的香港書寫

許婉霓

葛亮

葛亮

葛亮

葛亮

## 文化綠蔭

胡洪俠

黃秀蓮

陳橋生

胡燕青

## 名家與書香

艾火

萬花筒

巴桐

蒙憲

學海書樓

## 學苑春秋

潘銘基、蒲葦

曾詠聰、陳奇川

仁仔、楊紫嫻

鄭冰心、楊帆

## 詩一首

潘宇清

潘宇清

潘宇清

綠騎士字圖「字得其樂」

范用、葛康俞與陳獨秀的淵源——初識葛亮

「格物」中的香港書寫——關於葛亮《飛髮》

《飛髮》（節選）

時光標本——談《飛髮》

葛亮獲獎感言

葛亮簡介

最後的老虎

攤檔立根寸土中

思鄉的文學領南

敬畏

林語堂論讀書如找情人

食家高二爺——「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

回憶倪匡先生二三往事

《倪匡新編》再版隨筆

學海書樓百年回望與前瞻

# 專題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總五期



## 葛亮的香港書寫

許婉霓、葛亮、潘耀明

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揭曉，香港作家葛亮以作品《飛髮》獲得中篇小說獎，成為香港首位獲獎作家，也是港澳台地區首位國家級文學獎得主，這是香港文壇一個重大突破。

為此本刊組織專題，一起品味葛亮的《飛髮》及他的香港書寫。

「香港故事講法千變萬化，但在葛亮筆下，已聚起零落聲響，鋪展起香港書寫的一種宏闊空間。」文學博士許婉霓探討葛亮創作中的「格物」、考據傳統的精神，由《飛髮》窺看香港的文化融合、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邊緣卻能在各類文學領域另闢蹊徑的可能。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匠人……新陳代謝，是自然規律。基因的變異，不見得是壞事。對於一個行業而言，可能會產生更為有生命力的變體。」葛亮親身剖析《飛髮》的創作心跡、「匠人精神」的傳承與延續。

本刊總編輯潘耀明梳理葛亮祖輩與陳獨秀淵源，作另一角度的觀照。

專題更收入了小說《飛髮》節選以及葛亮的獲獎感言，讓讀者深入了解這文化精神傳承與新香港書寫的魅力。

——編者

「香港故事講法千變萬化，但在葛亮筆下，已聚起零落聲響，鋪展起香港書寫的一種宏闊空間。」作者探討葛亮創作中的「格物」、考據傳統的精神，由《飛髮》窺看香港的文化融合、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邊緣卻能在各類文學領域另闢蹊徑的可能。今次葛亮獲魯迅文學獎，正好是一有力證明。

——編者

## 「格物」中的香港書寫 ——關於葛亮《飛髮》

許婉霓



葛亮二〇二〇年創作的《飛髮》與前作相比，其「格物」更為細緻，將「飛髮」傳統近乎考據式的爬梳，加入至其香港書寫中。（資料圖片）

時期確已具雛形，在近年「匠人」系列的寫作中，更得到了發展。刊發於二〇一九年的《書匠》對於修書工藝的熟悉和大段描寫，已透露出葛亮更為深入的嘗試；而二〇二〇年的《飛髮》與前作相比，葛亮的「格物」更為細緻，將「飛髮」傳統近乎考據式的爬梳，加入至其香港書寫中。

### 細緻「格物」考據傳統

這份細緻，從《飛髮》的結構便可窺一二。《飛髮》以穿插的方式，將考據與故事交織呈現。〈楔子：「飛髮」小考〉、〈貳：「飛髮」暗語〉、〈肆：

「我在對城市進行描述的時候，很喜歡做一些『格物』的工作。更為關注香港民間社會的現實，比如傳統的節慶與風物。為此在撰寫過程中，做了一系列資料蒐集和訪談，應該說是一本『落在實處』的小說。」在二〇一四年的一次訪談中，葛亮如是說。以「格物」的方式，收集資料，從香港傳統文化角度切入香港書寫。葛亮的這份寫作自覺在《沆熊》



有關「三色燈柱」的典故」是游離於故事主線之外的偶數章節，葛亮將其學者的考據功底和治學本色發揮至極致，以考據筆法介紹「飛髮」名稱由來、行話及「三色燈柱」等與「飛髮」或緊密或衍生的知識。通篇觀之，就物論物，以「非虛構」的筆法格物致知。而與之穿插的〈壹〉、〈叁〉、〈伍〉、〈柒〉、〈尾聲〉等奇數章節則組成完整的故事章節，顯然帶有敘述者的個人情感傾向。

如果將這兩大部分放到時間維度上考察，則更能看出這種同中有異的特點：兩大部分無疑都對「過去」濃墨重彩地書寫，因此，雖然在語言及內容上有較大區別，這兩部分依然能在「懷舊」的氛圍中和諧共存。偶數章節的考據重視所涵涉事物的歷史緣由，多指向過去，介紹「飛髮」相關的舊事舊物，再一路梳理沿革至今，基本遵循由古至今的線性發展順序。而奇數章節同樣指向過去，「懷舊」在文本中或直白以背景插入，或以街頭風物的消逝、理髮器物的年歲等呈現。不過，其時間線顯然複雜得多。想像當下的時空是一片平靜的水面，那麼「我」與失聯的專攻古文字的師兄翟健然的重逢則是打破當下的入水之石，飛髮舖看似偶然闖入故事脈絡之中。接着時間如被激盪的水波，一層層往前追溯：翟玉成是佛山來港的移民，莊錦明是江蘇來港的移民。前者先開港產高端的「孔雀理髮公司」，最後

因為大時代投資失敗等原因黯然收場，再開位於北角的「樂群理髮」飛髮舖；後者開名為「溫莎」的上海理髮公司，致力打破階層界限，讓較高端的「上海理髮」走進北角的尋常街坊。一港一滬、風格迥異的理髮舖因翟健然向父親對手莊錦明拜師而產生密切微妙的關係。時間至此又突然轉回故事開頭「當下」的線索上，以莊錦明為臨終的翟玉成理髮為收束，將二者的聯繫在推向更廣同時於物理上戛然而止，水面逐漸恢復平靜。

「懷舊」的確是葛亮諸多小說的特色之一，長篇小說《朱雀》、《北鸞》，中短篇小說集《戲年》、《七聲》等，皆以回望過去之姿書寫一座城，其中南京自然是繞不過去的「過去」之城，但將「懷舊」滲入香港書寫，也是從《浣熊》時期與關注香港「傳統」同時開始生發的嘗試。然而葛亮在《飛髮》中從「傳統」切入、細緻「格物」下的香港書寫顯然不僅僅只是為了懷舊。

### 香港文化混雜的寫照 由矛盾到認同

受中外文化影響的飛髮傳統，小說中「虛構」、「非虛構」配合敘述視角的不斷變換，加上敘述語言「普通話」與人物對話多語言（粵語、英語等）交替，無疑在形式上鍛造了「混雜」的式樣。這種式樣之精心安排，在《飛髮》中達到了葛亮以往作

品不曾有的精細化程度。語言混雜是香港文化本土性最表層的一面，香港「混雜」之複雜性在於，其不僅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更是廣府文化、滬上文化等中國內部文化交匯的場域。

《飛髮》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人物，自然是先開高端「孔雀」後入大眾「樂群」香港飛髮舖的翟玉成，以及致力將高端上海理髮帶入尋常人家的「溫莎」上海理髮公司的莊錦明。正是莊錦明這個人物的轉變，使得葛亮對於香港的發展帶來南來移民心態變化的描繪，超出了劉以鬯《對倒》的深度——認同昔日內地之外，對香港本土文化的認同已從《對倒》中的「矛盾」大步跨進到「擁抱」。在六十年代，莊錦明父親所開的上海理髮店在香港所向披靡；然而到了莊錦明開店時，「全球化與資訊的傳遞，已經進入了新的紀元」，「上海11時髦」的想像也漸漸消退，莊錦明的「溫莎」雖依然構築着上海理髮的想像，但在事實上融入了北角的街巷。從本質上來說，翟玉成和莊錦明對香港文化的擁抱並非「有」「無」的差別，而只是「早」「晚」的不同。擁抱姿態的背面，正是香港文化強大的融合改造力，不僅一開始吸納了香港飛髮佬翟玉成，更在最後也使得自詡水平更高的上海理髮師傅莊錦明事實上成為香港飛髮文化的一部分。

飛髮文化「混雜」的象徵，在翟玉成之子翟

康然身上，也許更為明顯。作為香港飛髮佬的後代，卻為莊錦明的上海理髮文化所吸引；儘管未去過上海，卻立志成為一個上海理髮師傅，上海飛髮文化的吸引力不可謂不大。翟康然最終如願以償地從莊錦明處學到了「花旗裝」，這個新香港人的後代，繼承上海剪髮的過程，正是香港飛髮吸收並改造其他文化，使之成為香港文化一部分的混雜過程最絕妙的注腳。

在《飛髮》的最後，以莊錦明為臨終的翟玉成剃髮、翟玉成以「好手勢」肯定一生對手而完成的飛髮文化和解，以及莊錦明將寶貝不已的理髮椅捐給港島民俗博物館，當然是包含寬慰意圖，但同樣，這也是香港「混雜」的一種旁證。葛亮《飛髮》中的香港書寫，正是在這一方面，與自身在內的南來作家之前筆下的「香港形象」拉開了距離。南來移民進入香港本土帶來「飛髮」技術的流派並存乃至互相改造、融合，本身就是文化混雜的一個部分；南來移民背後代表的「文化中國」，進入香港之後被民間所融匯並吸納的過程，同樣十分清晰——這是葛亮在以外來視角進入之後，褪去以往「中原意識」的關鍵。這也是與開始注意傳統之香港的中短篇小說集《浣熊》相比，葛亮同樣採用「懷舊」進路，卻能夠展現出一個全新香港的原因——儘管同樣涉及新移民眼中的香港，但其中考據的向前回望與故事





中波盪而開的時間，和《浣熊》中所呈現的「舊」，已然多了更多香港認同。

對於新香港人來說，轉身擁抱並融入的這個《飛髮》中與內地產生距離的「混雜」香港，正是葛亮所要展現的香港形象。而這，也是香港書寫中葛亮欲求開拓之境——一個新香港人的世界。

## 文學邊緣改造中心的可能

葛亮在《飛髮》中對於新香港人眼中香港形象的關注和書寫，開拓了香港書寫的邊界，這並不是其倏忽為之，而是由他一以貫之的文學關切生發而來。如在小說《七聲》中序言所言：「『一均之中，間有七聲。』正是這些零落的聲響，凝聚為大的和音。」葛亮關注社會之零落聲響以觀時世之音，在我看來，也是關注新香港人眼中香港形象的邏輯起點。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場域中，香港文學長期被視為邊緣文學存在。然而，正如上世紀五十年代馬朗《文藝新潮》所引領兩岸的現代主義風潮，乃至八九十年代香港以金庸等武俠小說席捲大陸一樣，所謂邊緣，卻能在各類文學領域擁有改造中心的可能。在《飛髮》中，葛亮的香港書寫便是在對傳統的關注中，為香港書寫向外衍生了新的可能性——在情感空間上不再拘泥於「我城」「他城」，在歷史

空間上也不再只是北望中原。以邊緣改造中心，以新香港人來重新審視香港，實質上是葛亮延續以往自身文學關切，在香港形象塑造中的一次斬新嘗試。

以考據進入看似如昔的懷舊思路，以結構、敘事視角、語言等編織出混雜的香港文化表層並深入到肌體，新香港人的香港形象是葛亮筆下捕獲的新世界，而這一切的背後，包含着葛亮一貫對凡常人物的重視，潛伏着邊緣撬動中心的努力與企圖。《飛髮》至此，完整地展現了葛亮在香港書寫上的新鮮與抱負。

同廢名的詩歌（理髮店）相呼應，看似與小說無直接聯繫的《飛髮》的題記也就更為可解——

喂呀呀！敢問閣下做盛行？

君王頭上要單刀，四方豪傑盡低頭。

縱居於歷史時空中心的君王豪傑又如何？收納到看似邊緣的飛髮佬刀下，也只能紛紛低頭。正如香港故事講法千變萬化，但在葛亮筆下，已聚起零落聲響，鋪展起香港書寫的一種宏闊空間。

（作者碩士畢業於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現為《中國作家》雜誌社文學版編輯。）

喂呀呀！敢問閣下做盛行？  
君王頭上耍單刀，四方豪傑盡低頭。

——題記

## 飛髮（節選）

葛亮

於是我見到了老莊師傅。

我這樣稱呼他，並非是因為他如何仙風道骨。而是他的年紀看上去，確實足夠大了。這是從他臉上的皺紋和體態看出來的，儘管他極力地讓自己看上去挺拔些。是的，在我看來，他是個很體面的老人。頭勢清爽，梳理得一絲不苟。制服裏頭的白襯衫領子漿洗過，抬手時可以看到一顆考究而低調的袖扣。

這時候，我才仔細環顧了這叫做「溫莎」的理髮店。帶我來的時候，阿康特別強調，這是一間上海理髮公司，不是一般的飛髮舖。

其實地方不很大，大約是因為兩整面牆都是鏡子，感覺闊朗了許多。地面用石青色的馬賽克，唯有櫃檯鑲嵌一面大理石，在柔和的燈光裏，也並不顯得冰冷。上面釘着幾個明星的黑白「大頭相」，赫本、夢露和呂奇。巨大的月份牌，上面有個旗袍女子。丹鳳眼、腮紅，欲語還休的樣子。整個廳堂裏，響着極其清淡的音樂，是上個世紀的風雅。唯有一隻方形的掛鐘，式樣和做工，雖是金燦燦的，卻顯出批量生產的粗陋，讓這氣氛有些破了功。

這時，莊師傅吃完了，將那裝麵包的紙袋折疊好，扔進垃圾桶裏。細細地洗了手，這才走過來，說，拿給我看看。



我將朋友發來的照片給他看，他說，呦，花旗裝，這髮型可是很久沒剪過了。你這個朋友仔有眼光。

他便拍拍我的肩膀，先去洗個頭，然後遙遙地喊，五叔公！

剛才那個龍師傅，便引我過去。我走到洗頭椅上躺下來，他說，後生仔，到這邊來。這邊是男賓部。

我茫然站起來，才看到他站在店堂的另一側，有幾個水盆。莊師傅哈哈笑着說，阿拉上海理髮公司，分男女，「架生」不同。廣東理髮店汰頭朝天困，阿拉舖頭，男賓是英雄競折腰。

我在龍師傅指引下坐下來，俯下身將面衝着白瓷洗臉池。龍師傅用手試試水溫，這才輕輕將水淋在我的頭上。這感覺很奇妙，好像童年時外公給我洗頭的感覺，是很久前的了。這位老人家手力道很足，又有很溫柔的分寸。擦乾前，用指節輕輕敲打，頭皮每一處都好像通暢清醒了，舒泰極了。

站起身，莊師傅衝我招招手，讓我在一個龐大的理髮椅上坐下來。

我這才注意到，男女賓的座椅原來也是不同的。女賓部的要小巧簡單一些。

五叔公汰頭適意吧？他一邊用吹風機給我吹頭，一邊問。

他便好像很得意，說，那是。我們這邊啊，人

手依家少咗，可功架不倒。汰頭、剪髮剃鬚、擦鞋，講究幾個師傅各有一手，成條龍服務。哪像廣東佬的飛髮舖，一腳踢！

這吹風機的聲音很大，我有些聽不清他說話。吹完了，我說，師傅，這風筒有年頭了吧。他說，你話這隻「飛機仔」？你自己看看。

我借着光一看，刻着字呢，隱約可見字樣，「大新公司，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算起來有六十年了。我說，是個古董呢。

他一邊剪，一邊說，要說古董，我這裏不要太多。就你坐的這張油壓理髮椅。我在日本訂了來。盛惠三千八一張，我買了八張。當時一個師傅的月薪才三百塊，是一年薪水。六十年代，可以買兩層樓呢。

莊太接口道，埃個辰光，真不如買了樓。乜都唔做，現在賣了手頭兩千多萬來養老。

莊師傅不理他，你看這老東西，質量交關好。真皮座墊頭枕，幾十年才換了一次皮，腳踏可調高低，椅背可校前後，還帶按摩。適意得來，這麼多年，幫我留住了多少客。

他一邊說說，一邊踩那腳踏，椅背便降下來。我似曾相識，便說，「樂群」那裏也見過這張椅。

Terence 便道，我那張，是找人仿製了師父這裏的，如今買少見少。「溫莎」這幾張真古董，《一

代宗師》張震的白玫瑰理髮店，在這借過景。景能借，椅子能仿，可手藝借不了。艾倫你就閉上眼睛，歎下什麼是真功夫。

我果然閉上眼睛，一塊滾熱的毛巾敷在面上，頓時覺得毛孔都張了開來。就感到一把毛刷在臉上輕撫，有一種小時候的花露水味道，滑膩而冰爽，是剃鬚梘液。一絲涼，從唇上開始游動，然後是下巴、頸項、面頰兩邊，奇異的張弛，是伴隨手指在臉部的輕按與拉伸。這感覺似曾相識，但似乎又是全新的體驗。大約因為一氣呵成，有一種可碰觸的潔淨。像是鋒刃在皮膚上的舞蹈，令人幾乎不忍停下。

我忽然明白了，翟康然師出有名，的確不是來自他的父親。

我的臉上又被敷上了毛巾，作為這冰爽後的一個溫暖的收束。

椅子被漸漸升起來，我看到莊師傅牽過椅子側面的一條皮帶，將剃刀在上面打磨。他說，這東西我們叫「呂洞賓褲腰帶」，我一柄「Boker」，磨了幾十年，還襟用得狠。

他笑道，你大概聽說過揚州三把刀。這剃刀在上海理髮公司才叫發揚光大，我「溫莎」的回頭客，來來往往，都是為了再挨我這一刀。

我看見他將刀刃已經磨成了波浪形的剃刀，用

布擦乾淨，很小心地放進手邊的盒子裏。

莊師傅剪頭髮，不用電推，只用牙梳和各色剪刀。他的手在我頭頂翻飛。剪刀便如同長在他的手指間，骨肉相連，無須思考的動作，像是本能。流水行雲，甚至不見他判斷毫微。手與我的頭髮，好像是老友重逢的默契。

待那隻大風筒的聲音又響起來，已是很長時間後了。但我似乎又沒有感到時間的流逝。鏡子裏頭，是個熟悉的陌生人，卻如同時光的倒流，與這店裏昏黃的燈影、牆紙上輕微蜿蜒的經年水跡、顏色斑駁的皮椅，不期然地渾然一體。

成個電影明星咁！莊師傅讚道。他最後細心地調整了我額前髮浪細微彎折的曲度。

臨走時，莊師傅從櫃上取下一個金屬樽，對我說，你的髮質硬，要仔細打理，照我說的方法。我送你一罐髮蠟。

我接過來道謝，上面只有「溫莎」兩個字。他倒是眨了眨眼睛，道，都說我們上海師傅孤寒，那是沒遇到知己。

走出店，翟康然看看我說，我師父做的花旗頭，是一絕。和外頭不一樣，但他不教我。

我問，為什麼。

他說，你沒看出，他看不上我阿爸嗎？



沒有等我回答，他說，但師父答應他，不給我出師。他一天不教我花旗頭，我就不算是他徒弟。

我終於問，你為什麼不跟翟師傅學剪髮呢。

翟康然沒說話。我們倆在北角默默地走，我看到了翟師兄對我說過的皇都戲院。在英皇道的拐彎處，巨大的玫瑰色的背景，是業已斑駁的浮雕，「蟬迷董卓」。我細細地辨認，看不出蟬，也不見董卓。但我想見昔日的堂皇。如今熙熙攘攘的人流，沒有誰在此駐足，哪怕抬起頭看一眼。不期然地，我想起了「孔雀」。

我說，Terry，我想進去看看。我們走進去，其實裏面並沒有什麼可看的。只有兩個賣玩具的檔口，和一個臨時搭建起的報紙攤檔，兼在賣色情雜誌。翟康然翻看了一下，說，也不知還賣不賣的掉，價錢倒沒怎麼漲。當年沖田杏梨那期出街，我們幾個男生，集錢買《龍虎豹》來看。攤主說，鋪租可漲得好犀利。翟康然就掏出錢，買了一本，說，當個紀念吧。

這地舖的盡頭，是個眼鏡店，叫「公主眼鏡中心」。他對我說，那時候我哥剛上初中，來這裏配近視眼鏡。我爸說，「講好仔生，又唔見康仔眼有事，咁咗啲錢！」你說誰好好的，會想要近視。我哥讀書勤力，家裏那個十五瓦的小燈膽，不近視才怪。

自然這地處偏僻的眼鏡店，也並沒有什麼生意。

我們駐足，老闆便走出來，臉上掛了殷勤的職業笑容。他愣一愣，招呼說，康仔！

Terence 便道，水伯，我陪朋友來看看。他是個作家呢。

這叫水伯的老闆說，好好，作家好。我細個時，成日睇梁羽生小說，你寫不寫武俠的。

我便說，我想寫寫老香港。

水伯躊躇一下，便大笑道，說，老香港，咪就係我哋呢班老嘢，有什麼好寫嘅。

接着他又說，哈哈，康仔，不如寫你老竇啦。我好耐未見佢，仲未死？

我們走進北角官立中學。大概因為這天周末，並沒有什麼人。

校園裏有一棵參天的榕樹，垂掛下的氣根，在地上又生出了新的枝葉。它的大和古意，與校園裏翻新的校舍、運動設施似乎有些不相稱。

我們在樹底下的長凳坐下，阿康說，我好久都沒回來了。現在看，這些東西怎麼都變得這麼小。

你不知道，以往對面有個夜總會。舞小姐的宿舍就在樓上。我們這些男生一下課，就跑到教室天台上看，好彩能看到她們換衣服。她們也不避人，還跟我們拋飛吻。有一次啊，我們剛跑到天台上，

就看見了教導主任，眼巴巴地望對面。

我大佬，就從來不跟我們去看。他們都說，我跟翟健然，除了長得分不清，沒一處一樣。可是我第一次逃學，就是我哥幫我頂下來的。

那天逃學，翟康然走進了「溫莎」這間上海理髮公司。

他是受了一個同學的影響。這個同學是 Queen Osmonds，加之本港溫拿樂隊的推波助瀾，幾乎全港的青年男性都開始蓄髮，留椰殼頭，成為盤桓良久的時尚標竿。但此時這波風潮早已經過去，這個男生仍然堅定不移地將一頭長髮，作為對偶像表達忠誠的標誌。哪怕冒着被處分的風險，仍然在所不惜。但某一天，他走進了教室，同學們驚奇地發現，他的頭髮剪短了，一同剪掉了他的不羈。但他的新髮型，整潔而精緻，卻呈現出了某種高貴而成熟的氣質。在這些成長於北角街巷的孩子們來說，這是新奇的。翟康然和他們一樣，第一次體會到髮型對一個人的改變，可以如此巨大。他看到這個同學，顯然對自己的改變持某種驕傲的態度。當反覆被人問起，這個孩子才言簡意賅、而略帶神秘地說出一「溫莎」兩個字。

翟康然站在這間理髮公司門口，看着這兩個字。

它的標牌上有一個簡潔的男人人形，用的是剪影的手法。他打着領結，嘴上叼着煙斗，是個西方的紳士的形象。在一瞬間，翟康然覺得自己十多年養成的審美，受到了某種擊打。

他走進去，首先就看見了大理石影壁上赫本與夢露的大幅黑白海報。夢露淺笑着，垂着眼睛望着他，帶着某種欲語還休的魅惑。他同時聽到了舒緩而節奏慵懶的音樂，這和此時本港的流行，也大相徑庭。年輕的他並不熟悉，這是爵士，來自於櫃檯上的一台山水牌唱機。

他模仿着身邊的大人，坐下。立即有個胳膊上搭着毛巾的人走過來，半屈着身體面對他。他的手裏有一隻木盒，裏面放着幾種香煙，有萬寶路、總督等牌子，供客人挑選。學校的規矩，此時讓他倉皇地擺了擺手。這人便轉向下一個客人。他看着身邊的人，接過了報紙與香煙，立刻有一隻 Zippo 的 K 金打火機，「啞」地在嘴邊打響。這「啞」的一聲，在翟康然聽來，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形式美感。他想，他自己家的舖頭，只在陰濕的牆角放着幾本公仔書——《傻偵探》、《財叔》、《老夫子》、《鐵甲人》，用來哄一哄哭鬧的街童。

他遠遠地看見這店裏的師傅。

這些師傅各司其職，有的在給人洗頭，有的在刮臉，有的在客人臨出門前為客人擦鞋。有條不紊，



是他所未見過的排場與講究。師傅原來都是一樣的裝束，穿着棗紅色的制服。這是「溫莎」許多年沒變過的 Barber's jacket。這制服上兩側各有一個口袋，左紅萬、右馬經。

唯有一個人，穿着深藍色。這個人和他的父親年紀相仿，但卻比他老實挺拔得多，漿洗得挺硬的襯衫衣領，將他的身形又拔高了一些。他打着黑色的領結，和門口招牌上的紳士一樣。此時，他正弓下腰，與一個客人耳語，臉上是專注與殷勤的表情。就這樣，翟康然目睹了莊師傅為一個男客服務的整個過程，並且就此做了決定，要拜他為師。

在回家的路上，翟康然步態輕鬆，儘管他花去了他積攢的零花錢。但他耳畔似乎還響着帶着上海口音的那句略軟糯的「先生」，而不是粗魯地叫他「細蚊仔」。他覺得自己的臉頰無比光潔。因為這聲「先生」，他剃去了在荷爾蒙湧動下，已經長得旺盛得有些發青的唇髭。此前，他從未刮過鬍子。這個上海師傅柔聲問他要不要刮去，因為此後長出來，會更加堅硬。他毅然地點了頭，像是接收了某種告別青春的儀式。他在路上走着，忽然閉上眼睛，回味着手調的剃鬚泡在臉頰上堆積的潤滑，而後鋒刃在皮膚上滑動略為發癢的感覺。他再睜開眼睛，覺得神清氣爽，他是個真正的「男人」了。

翟康然傲然地走進了逼仄的家。他已預計到了

父兄的反應。在昏暗的燈光裏頭，翟健然抬起頭，看着胞弟頂着從未見過的髮型，進了門。他恍惚了一下，大約因為這張和自己一模一樣的臉。他的目光從眼鏡片後投射過來，定定地、呆鈍地落在了阿康身上。然後猛然轉過頭去，他看見醉酒的父親，紅着眼睛，像是在望一隻誤打誤撞、從外面走進來的野貓。

翟康然當然有了得逞的快意。一個飛髮佬的兒子，卻去了別人那裏剪了頭髮，並且是他從未操刀過的髮型。他知道父親已深深蒙羞。是的，這十幾年來，經過父親的手，他多年剪的是最為簡易的「陸軍裝」與「紅毛裝」。身為一個飛髮佬，翟玉成並不想將精力用在自家孩子身上，因為無關乎營生。他對兩兄弟向來是粗疏和敷衍的。

這個精緻而略顯浮華的髮型，在一個中學生的頭上，無論視覺與心理，都對他造成了打擊與挑戰。他想，他長年寄身於街巷，大概有多久沒剪過這樣的髮型了。

翟玉成後退幾步，坐下來。

做兒子的不知道，在這一剎那，父親的腦海裏出現了「孔雀」兩個字。這是他內心最後的體面，多年來隱藏在他記憶的暗格中。像所有的秘密一樣，被用酒精麻醉，行將凋萎，但終究是沒有死。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匠人。我們常談及『匠』的式微。其實輓歌往往由局外人所唱。目下新的東西，將來必然成為舊的。新陳代謝，是自然規律。基因的變異，不見得是壞事。對於一個行業而言，可能會產生更為有生命力的變體。」作者漫談《飛髮》的創作心跡、「匠人精神」的傳承與延續。

——編者

## 時光標本 ——談《飛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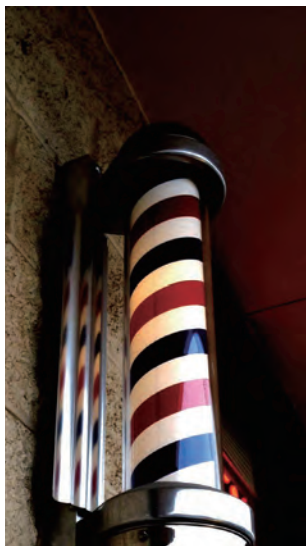
葛亮

《飛髮》的題眼是「匠人」。「匠人」存在的意義之一，在於傳承與延續。不太同於「職人」（Craftman）的概念，所謂「匠人精神」，不僅是專注技藝，也包括價值觀甚至歷史觀。匠人的技藝是傳統的載體，必然也就包括地域、文化民俗等諸維度。或可說，「匠人」其本身是歷史的一枚切片。他們的審美取向，乃至於對民生所向的敏感，無不精準地嵌合於時代之中。

### 懷舊與心理還鄉

這篇小說中上海理髮店的原型，在北角，開了四十年。北角這時候，已經不算繁盛。從「小上海」到「小福建」，用了大半個世紀，走過了它該走過的路途。一如所有城市自成一體的老區，移民的痕跡在悄然隱退。電車經過的春秧街保留了下來。這裏大約沒什麼交通的概念。行人在車路上走，身後聽到叮叮噹噹的聲音，人潮便自然分開，任由電車開過去，然後再重新匯集起來。店舖前多半是僭越的攤位，一路可以擺到車道上。其亦隨電車進退，有條不紊，並不見一絲慌亂。由馬寶道走來，路過振南製麵廠，鄰近是同福南貨號，賣的點心仍然以紙包裹。作為生在江南的人，是感到親切的。直到看見有觀光客，舉着相機左右逡巡，才意識到，這條街實已成為時間的標本。





看着理髮店門口陳舊、有些微卡頓的旋轉燈柱，像是在見證某種古老的儀式。（資料圖片）

說回理髮店，在英皇道上大約是一個地標。這些年數次路過它。因一度固定去看某個牙醫，這裏是去往診所的必經之路。每每看見門口還在轉動的燈柱，會心裏動一下。因為它轉得很慢，並且大約因為陳舊，居然還有些微卡頓。然後在這短暫的卡頓後，它又繼續地轉了起來。看着它，像是在見證某種古老的儀式。我猶記得初次幫襯這間理髮店，是許久前的事情。走進去，像是走進了一間古早的照相館。因為所有的實物，都彷彿是為了證明某個時間節點存在的布景。馬賽克的地面、海報與看得見水跡的牆紙。包括師傅們蒼老而精謹的形容，與他們足夠精確的手藝。他們說的是帶有上海腔調的廣東話，融合了吳語系的溫存和粵語的朗脆。這聲音也因此成為了一種布景。當你在裏面待久了些，這理髮店更像是某種容器，或者說，一個有關空間和時間的實驗室。演繹給來者，在我們慣常的現實

中，還有另一個現實。

這些店舖的存在，或許讓人聯想起懷舊風。馬爾科姆·蔡斯的線性時光魔術，其實是代表着當下對這些老舊現實的寬容，或者說遷就。甚至我們生活無虞，尚有餘暇時，它們還會成為主角，出現在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成為心理還鄉的想像的社區。這一切的前提，是歷史的存在，於我們朝夕相處的現實仍有份量。而有關時間的枝節，仍然值得修復。這便是藏品的意義。它也是一種現實，即使不會時時示人，至少珍而重之。

小說中有處細節，翟康然的師母慨歎當年若是沒有買幾千塊一把的理髮椅，用這些錢買樓，如今的生活必定養老無虞。這個細節是真實的，來自一個上海理髮師傅的感喟。但他並不後悔。我們很難從經濟學的角度，去衡量人生得失。亦很難將人生所有的選擇與投入視為機會成本。作為匠人，多少都有一些「我執」的成份在其中。他人笑我太癡癲，便不足與他人道。我想寫的，便是他們的選擇，和潮流的同聲相和，或者是異氣相求之處。這其中一定有落差，但不必視為錯對。性情使然，不止是技藝，也會構建他們的人生輪廓。

### 「匠」與時間的博弈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匠人。我們常談及「匠」

的式微。其實輓歌往往由局外人所唱。目下新的東西，將來必然成為舊的。新陳代謝，是自然規律。基因的變異，不見得是壞事。對於一個行業而言，可能會產生更為有生命力的變體。與這些匠人師傅的接觸所感，他們並不如我們想像得悲觀。因為手藝更多是出於「搵食」的需要。就藝術而言，這其實也在呼應「民藝」的理念，在「致用」的過程中傳承與發展。其價值與意義，也是在於用的方向，這也是青年一代產生心理認同感的方向，也是在當代得以傳遞的可能。

《飛髮》中的翟康然，是新一代的「匠人」。他顯然是更為傾向將理髮視為藝術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說是生活化的藝術。攝影師的出身與審美，成為他致力改革這個行業的依據，比如對「tong」與黑白攝影「灰度」層次的執着。而他的父親翟玉成，則是行業規則的捍衛者。即使是理髮，仍有其經年不變的謹嚴法度。他以一己之力消滅了「tong」，不見退量，非黑即白，界限分明。這自然不光是審美觀念的差異，也包括生存乃至生活的態度。而在小說的最後，父子的和解，不僅是代際，也象徵着行業的兩支主脈，在時代的淘洗下的殊途同歸。

「孔雀」確是「飛髮」這個行業的海市蜃樓，甚而也是「匠」與時間的博弈之後，留下的餘響長韻。它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我無數次地路過北角

的「皇都戲院」，總覺得那個巨大陳舊的「蟬迷董卓」的浮雕，有一種昂藏的煙火氣。那種數十年後沒落的奢華感，並未因潦倒而遮蔽，這是它所潛藏的生命力，也藏着故事。而一個行業，必然有其潮頭與頂峰。「孔雀」是個隱喻，也是翟玉成對往昔的復刻，亦是他心中有關這城市的海市蜃樓，從「孔雀」到「樂群」，不過十年，成為他一生的洞中日月。此後胼手胝足，謝幕前的走馬燈還有那麼一瞬間的憶起，已然夠了。

◎

## 葛亮獲獎感言

《飛髮》寫的是發生在香港的故事。寫一群人對自己行業的信仰與堅守，也在關注傳統與現代、歷史與代際等問題。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的成長，勢必伴隨着文化基因的興變與融合。這是每個寫作者都要面對的命題。如同小說中叫做「孔雀」的理髮公司，某種程度上，也成為過去向現在的饋贈，進而遠及未來。感謝我這些年所生活的嶺南，它的開放、豐饒與包容，一直是我文學創作的源泉。



## 葛亮簡介



葛亮，當代作家、學者，1978年生，原籍南京，先後就讀於南京大學中文系、香港大學中文系，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為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副會長、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國家藝術基金評審專家。

文學作品出版於兩岸三地，著有小說《燕食記》、《北鳶》、《朱雀》、《瓦貓》、《飛髮》、《七聲》、《戲年》、《問米》、《浣熊》、《謎鴉》，文化隨筆《小山河》、《梨與棗》等。作品被譯為英、法、

意、俄、日、韓等國文字。

曾獲「中國好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等獎項。長篇小說代表作兩度獲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北鳶》2019年入圍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十部提名作品。獲頒「2017海峽兩岸年度作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國人物」。

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今年8月25日在北京揭曉，葛亮以作品《飛髮》獲得中篇小說獎，成為香港首位獲獎作家，也是港澳台地區首位國家級文學獎得主。這是香港文壇一個重大突破。

魯迅文學獎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每四年評選一次。本屆七個獎項共三十五篇（部）作品獲此殊榮，集中體現了2018年至2021年各文學門類和文體創作的卓越成就。

葛亮的文學品格形成與其自身文化經驗及專業研究範疇有關。葛亮長年專注於中國現當代小說、城市文化與文學、創意寫作等學術領域。

《飛髮》通過日常生活史的考證呈現出個人命運與香港的精神風貌。通過描寫傳統理髮行業在時代巨輪下的變遷，以及手藝人的信仰與堅守，勾勒出廣袤的香港歷史圖景，並藉以反思文化傳統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



## 最後的老虎



胡洪俠

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  
《晶報》總編輯

那隻吃人的老虎是打死的，詳情我得繼續查考。如果傳聞為真，那隻「殉職」的老虎可能是深圳地區最後一隻行動自由的野生老虎了。

見傳聞還是有些影子。

仔細一看，發現我想多了。原來這個故事並不是發生在寶安，那個「女武松」打虎的現場原來在清遠的陽山縣江口鄉宮花村。且說那日早飯後，四十六歲的女社員鄭鳳凰下地勞動，走到村後山崗時，忽遇一猛虎迎面撲來。鄭鳳凰來不及拿鋤頭，更無好漢武松的哨棒在手，只好迎頭空手搏擊：左手頂住老虎下顎，右手在老虎耳邊猛力連擊數拳。老虎狂怒，急於掙脫，那「女武松」雖多處遭咬傷，但死不放手。一人一虎相持二十分鐘後，鄭鳳凰抓住機會，縱身騎上虎背，一面繼續捶打，一面高聲叫人。報道說：「這隻七十多斤重的大蟲就這樣被活捉了。」

那時的《寶安農民報》每星期三、六出版，每期僅四開單張，兩個版面，容量極小，可謂「寸版寸金」。頭版登這樣一篇外地「女武松」的打虎故事，僅為了有趣嗎？不會。我翻了一九五六年大半年的報紙，沒有發現哪一版哪一篇的內容是「有趣」的。黨報的宗旨，是指導各行各業的各種工作，內容是否「有趣」不會是選稿的標準。那麼，這篇打虎故事也就是有「指導性」的了。指導什麼呢？我想應該——打虎。

「十一」長假猶在疫中，無法外遊，只得居家閒覽書報，假裝逃離現實片刻，尋些時光穿梭之趣，自己逗自己開心。深圳建特區前的老寶安縣委曾經有自己的黨報，即一九五六年創刊的《寶安農民報》。此報後改名《寶安報》，又更名《寶安日報》，延續至今。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的《寶安農民報》一版右下方加框刊登了一篇故事，題為〈女「武松」空手活擒猛虎〉。僅讀標題我就大感興趣，蓋因立刻想起前幾年曾聽人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寶安縣還發生過老虎吃人的事情。報紙上既然有打虎女英雄的報道，可

據此可以想像，在上個世紀的五十乃至六十年代，今天的深圳地區還是有老虎出沒的。當然，很快也就沒有了。一九九七年版《寶安縣志》列舉本地野



生動物時，只說有果子狸、穿山狸、穿山甲、山豬、山狗等，連個「虎」的影子都不見。可是，這版縣志的「大事記」部分又說：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二二年），此地狼虎成群，傷人甚多。

傳聞中老竇安縣那隻吃人的老虎是被打死了的，詳情我得繼續查考。如果傳聞為真，那隻「殉職」的老虎可能是深圳地區最後一隻行動自由的野生老虎了。

掛面手嬰挨在功一譜  
前一反的童頭做大聲  
胸袋，面裏小低上養市  
媽媽，預二媽木攤檔，故  
藍布錢，買拍，哄兒。近水課。窩寫香

## 攤檔立根寸土中



黃秀蓮  
香港資深作家

香港攤檔，其實是獨立的鐵皮小屋，高不過八呎餘，佔地僅有寸土，格式整齊，領有牌照，立根舊區，從開埠至今已挺過百餘年風雨了。從上環到筲箕灣，由荃灣到觀塘，仍有攤檔五千，抓緊原地，咬住土壤，在歷史洪流裏，見證着小販生涯的掙扎與尋常百姓的低消費。

攤檔植根旺地，街頭巷尾之間，坐擁方寸之地，尺寸劃一，外型方正，設計簡陋，四塊鐵皮再加頂蓋，鐵枝攔腰，扣上橫門，合乎規格的固定攤檔立即成型。從前一律髹上墨綠色，沉實不華，較經得起歲月磨蝕，如今偶然也有繽紛色彩。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攤檔盛世，數目接近四萬，那時沒有大型商場，市民又普遍貧窮，出售廉價物品的攤檔最受歡迎。路旁購物，古已有之，熙熙攘攘，似是承接了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風光。

一條大路，樓上民居，樓下店舖，卻在馬路兩旁對稱地布下攤檔，做成舖外有檔，於是馬路窄了，營商面積則大為擴充。布局有其心思，主題不乏鮮明，春秧街集中食用，鴨寮街售賣音響與電子產品，文華里紛陳圖章。攤檔接近車流人流，佔了先機，但檔次跟店舖不同，各有客源，密集供應招徠人流，亦不失為共生形態。

當年政府為小販創造了機遇，申請牌照而獲批者，只要恪守條例，哪管學歷有限、資本微薄、寸土狹隘，總之有「恆產」就有「恆心」。曙色未露，賣蔬菜水果的已摸黑到菜欄果欄，然後木頭車快人一步推着希望回來。最教人動容是全家上陣，媽媽胸前掛藍布錢袋，一面買賣，一面反手哄拍預帶裏的嬰兒。二二三小童挨近媽媽，低頭在水果木箱上做功課。攤檔養大一窩孩子，市聲譜寫香江故事。



香港攤檔，其實是獨立的鐵皮小屋，高不過八呎餘，佔地僅有寸土，格式整齊，領有牌照，立根舊區，從開埠至今已挺過百餘年風雨了。（黃秀蓮攝）

攤檔儘管會多擺些籬筐，還兩支竹竿撐起臨時簷篷，然而亂中有序，不失分寸。攤戶之間儘量包容和諧，安分守己，少生事端。那年頭忙於奮鬥，懶得無謂爭拗。廉政公署成立後，社會重視廉潔，欺壓攤檔的種種漸漸減退。法治點滴，沁透人心。

攤檔，頑守寸土，據地謀生，自成風格。卑微

而堅韌，細小而英勇，不嫌空間有限，反而靈活善用每一角落。浮生百態，潮流風尚，拼搏精神，法治氛圍，無意間都融入攤檔風景裏。

在流離嶺南的日子裏，迎來送往成爲最易撥動人心弦的時刻。或他鄉遇舊知，歧別故人的迎送，無不勾起詩人內心最深沉的鄉愁。

## 思鄉的文學嶺南



陳橋生  
《羊城晚報》編委、  
文化副刊部主任

上文說到，南朝陳代詩人江總流寓嶺南十三年有餘，其《秋日登廣州城南樓詩》，可謂古代文人留給灣區的第一首歌唱。高超的文學才華與身處的現實相遇、激盪，成就了這篇蕩人心魄的詩篇。一開篇，便深情感懷，一唱三歎，奠定了嶺南文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思鄉。

流離嶺南的生活，註定了古代文士們在感歎自身命運的同時，就是不斷地抒發對故鄉的歸思之情。漢學家劉若愚先生在其《中國詩歌藝術》中說，在遙遠的異鄉遊蕩，並不是中國人所喜歡的消遣方式。於



嶺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鄉愁更成為其最流行的文學主題。

〈別南海賓化侯詩〉是江總作於嶺南期間的又一篇詩作：

石關通越井，蒲澗適靈洲。此地何遼復，群英逐遠遊。高才袁彥伯，令譽許文休。悠焉值君子，復此映芳猷。峭函多險澀，星管壯環周。分歧泣世道，念別傷邊秋。斷山時結霧，平海若無流。鷺鷥一群起，哀猿數處愁。是日送歸客，為情自可求。終謝能鳴雁，還同不繫舟。其如江海泣，惆悵徒離憂。

也是在一个秋日，詩人在南海，也就是現在的佛山南海里水鎮郁水邊，送別好友賓化侯蕭雲。「峭函多險澀，星管壯環周」，峭山、函谷，自古為險要關隘，「星管環周」，代指一周年。賓化侯在過去的一年裏，大概是歷經艱辛輾轉流離，最終來到了嶺南。在這裏，詩人與他相見恨晚。只是，相見時難別亦難，值此世道之亂，前路茫茫，情何以堪！

「石關通越井」，化用趙佗典。石關，即石門，位於廣州城西北二十餘里的小北江與流溪河匯合處，石門兩岸群山對峙、壁石如門。越井，即越王井，相傳為南越王趙佗所掘。傳說趙佗曾投金杯於井，結果從北郊二十餘里外的石門流出，故曰「石關通越井」。

蒲澗，即蒲澗寺，因廣州白雲山菖蒲澗得名。靈洲山即小金山，位於南海和順郁水中。詩的開頭兩句點明送別的地點，在這個尚為遼遠荒涼的地方，卻有群英競相前來餞行，既是對賓化侯的稱許，其時嶺南的文遊盛況亦可見一斑。

仰觀大雁自由翱翔，俯視自身如不繫之舟，於江海中無助地打旋，這不正是亂世中個體命運的寫照？在流離嶺南的日子裏，迎來與送往成為最易撥動詩人心弦的時刻。或他鄉遇舊知，或臨歧別故人，每一次的迎送，無不勾起詩人內心最深沉的鄉愁。

## 敬畏



胡燕青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  
中心榮譽作家

成寧，少能，已  
進我碼，不家，就  
我起有，家，數，  
若灰了，上思，寥，  
那小化歷，的者，算，  
個退類大越，者，可，  
願人類，越，者，觀，  
人偉超，數，太，  
經

昨天看了一個油管視頻，那是一個英俊白人在訪問一個光頭的小灰人（一種傳說中的「外星人」）。

那和《魔戒》中的咕嚕一樣醜而且一絲不掛的傢伙。引用此片的是老高和小茉。

小灰人說他來自未來的地球，但並非外星生物，而是人類的後裔進化而成的。嗯，我一聽，就知道又是未來人這一套，目的是用偽科學否定上帝。他這麼醜，竟用「進化」一詞來描述自己，我不禁失笑。果然，沒多久他就扯到人類智力的「大躍進」，那就是未來人類不再須要信任任何宗教。

人類脆弱，容易陷入迷惑。我們的脆弱包括了身體和智力的不逮。我們跑不過自己的小狗，爬不上猴子睡覺的矮樹，跳不過青蛙和貓蟲，走沙漠得靠駱駝照顧，遇溺時得靠海豚來救。老高說動物都不拜神，故為強者，人拜神，實是弱者。

但人拜神，並不是因為脆弱，反是因為對自身脆弱的深刻認知。這一方面鼓勵我們學習和發明，一方面帶引我們變得謙卑，對更偉大的心靈衍生敬畏。

敬畏是獨對星空、面朝大海和登高遠望時必然產生的情懷。天地之間，人的渺小盡現。世界並非浴缸，你一個人佔得來、霸得住的。正因為敬中有畏、畏中有敬，人類才恰如其分地在造物主面前行事為人，心服口服地敬拜祂。人定勝天的主張是深刻的恐懼孕育出來的助威吶喊，只是個戰鬥口號，證明我們尚未懂得「恐懼」和「敬畏」的分別。愛裏沒有懼怕，卻有敬畏。人心有敬畏之情，乃是恩賜。沒有敬畏，

何來道德？沒有敬畏，為何慎獨？沒有敬畏，何必誠信？沒有終極的聖潔大能者，何來敬畏？

何況，我們雖然脆弱，卻有勇氣承認和正視自己的脆弱。但脆弱和恐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客觀的脆弱或可以導致害怕，但也可以帶來智慧。

家父臨終前，我問他是否不信有上帝，只信科學，他用力點頭。接着我又問他是否覺得冥冥中有主宰。他深思一陣，又點頭。這讓我知道其實大部分無神論者其實只是未嘗試尋求創造主的人。小灰人視頻，就是要我們不承認上帝，這和聖經所描述的撒旦路數一模一樣。

那條黑白片拍得太清，其特技也太好，比一九六九年登月那個完美得多了。若要我進化成那個小灰人，我寧願退化了。起碼，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思想家，能超越者寥寥可數，光數算中國的就已經太可觀了。





坊間流傳高二爺「吃哭了」的軼事。這天他到一家新開張的餐館吃飯，吃着吃着突然哭泣起來，淚流滿面。在場的街坊見狀大驚，圍攏過來關切地問他是否出了什麼事？……眾人面面相覷之際，高二爺突然仰天長歎……

## 食家高二爺

——「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

巴 桐

提起高二爺，在九龍城一帶那可是棒槌打鑼——響噹噹的人物。這一帶酒樓食肆密布，出了許多美食高人，高二爺則是高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嘴巴特別刁尖，被他品評過的菜式，要麼「仆街」，要麼「登天」。

高二爺是浙江湖州人，早年當過國民黨兵，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他隨敗部逃港，後經商發財成了千萬富翁。前幾年老伴走了，他膝下又無子嗣，剩下孤身一人，幸好有幾層樓搵手，租金收入頗為豐厚，日子倒也過得滋潤瀟灑。

高二爺從不在家生火舉炊，他把酒樓當作食堂。他雖然嘴刁，但從不挑食。只是茶葉則特別苛求講究，指定必須是老家的紫筍茶。此茶被茶聖陸羽評為「茶中第一」。

每次上酒樓他都拎着一隻布袋，裏面裝着他的寶貝。落座後，他小心翼翼地從手提袋裏捧出錦盒，再取出茶壺。當他把那把造型奇特、閃着瑩瑩晶潤之光的紫砂壺擺上桌時，立馬引來了周圍茶客嘖嘖的咂舌聲。那把茶壺外形猶如一朵亭亭玉立的紫筍茶芽的尖毫，壺鈕恰似高山雲霧中滴落在茶葉上的一顆露珠，叫人心生憐愛。

接着他慢條斯理地掏出一罐紫筍茶，而且必須是產於湖州長興顧渚山的紫筍茶。「顧渚貢焙」乃貢茶中的頂級上品。在那沒有郵購的年代，為了喝上這口茶，高二爺總是不懼年邁體弱，不辭舟車勞頓，長

〔名家與書香〕

## 林語堂論讀書如找情人

艾火

林語堂（一八九五—一九七六），福建龍溪人。一九一六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三二年起，編輯《論語》、《人世間》、《宇宙風》等刊物，提倡「閒適幽默」小品文，成為論語派的主要代表。一九三六年舉家移居美國，從事著譯。晚年定居台灣。一九七六年病逝香港。著述甚豐，先後完成數以千計的散文、雜文、小品、隨筆及多部譯著，為中國勤奮多產的現代文學大師之一。

林語堂生性幽默，他論讀書，妙語迭出。他在〈論讀書〉一文中指出，要是找出自己鍾意的作家，「誰是氣質與你相近的先賢，只有你知道，也無需人家指導，更無人能勉強，你找到這樣一位作家，自會一見如故，蘇東坡初讀《莊子》，如有胸中久積的話，被他說出，袁中郎夜讀徐文長詩，叫喚起來，叫復讀，讀復叫，便是此理。這與『一見傾心』之性愛（love at first sight）同一道理。你遇到這樣作家，自會恨相見太晚。一人必有一人鍾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學上的愛人，他自會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樂自為所吸，甚至聲音相貌，一顰一笑，亦漸與相似。這樣浸潤其中，自然獲益不少，將來年事漸長，厭此情人，再找別的情人，到了經過兩三個情人，或是四五個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薰陶不淺，思想已經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

筆者覺得，讀書的「情人」，不妨多找幾個，但也不能「濫交」，這叫泛讀。最好有幾位鍾意的情人可以從一而終，也不妨有些「霧水情人」，這叫偶遇。

（作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途跋涉，每年清明至穀雨這段時間，趕回千里之外的顧渚山。冒雨上山，親自選購新焙的雨前茶。

高二爺對美食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他說，美味佳餚不一定是鮑參翅肚。真正的美味是原汁原味，而且還要吃出菜餚中的情感。味蕾刺激多巴胺分泌，舌尖上的舞蹈讓人愉悅和滿足。他常對人說：「人生唯有愛情和美食不可辜負，今生已辜負愛情太多，現在不可再錯過美食！」

坊間流傳高二爺「吃哭了」的軼事。這天他到

一家新開張的餐館吃飯，吃着吃着突然哭泣起來，淚流滿面。在場的街坊見狀大驚，圍攏過來關切地問他是否出了什麼事？他把頭搖得像撥浪鼓，眾人再三追問，他指着桌上的一盤「湖州醬爆茄子」，囁嚅不語。大家雲裏霧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正當眾人面面相覷之際，高二爺突然仰天長歎，吼出一句：「太好吃啦！」

餘種。（作者為香港小說家、散文家，已出版著作二十

「隱約聽出，對方像是在推銷，一般人可能三兩句就掛線了，沒想到倪匡先生竟然很耐心聽完並客氣婉拒……就此中招，所幸有驚無險。這次遭遇就是書中第四部分那篇〈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案〉。」適逢《倪匡新編》再印，作為編輯的作者翻檢舊版，憶及從前與倪匡交往的點滴。遂撰文與讀者分享，緬懷一代泰斗的風采。——編者

## 回憶倪匡先生二三往事 ——《倪匡新編》再版隨筆

蒙 憲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日下午，沈西城先生在社交媒體上披露：「倪大哥今午走了！」一時不禁恍惚。隨後接到公司通知，《倪匡新編》準備再印。翻檢舊版，不禁回想起當年為出版《倪匡新編》與倪匡先生交往的「二三往事」——

我任職的出版公司曾經陸續出版了一批圖書，我自忖還算是叫好也頗能叫座。其中「香港四大才子」：金庸、倪匡、蔡瀾、黃霑本人文集或他人所撰均囊括在內：

先是二〇一二年五月選編出版蔡瀾先生的《快活》，書名是他親題，反響不錯，蔡瀾先生後來還買了一批饋贈親友；二〇一四年五月推出黃霑先生同窗李雪廬先生的《黃霑呢條友》，坊間再起「滄海一聲笑」，豪邁再現；二〇一五年九月《俠之大者》，將海內外眾多著名學人、金學研究者、金庸武俠小說迷的紀念文章薈萃成冊。封面上倪匡、陶傑、蔡瀾、胡菊人、劉再復和潘耀明眾名家連袂力薦，言簡意賅，一時珠璣。

至此，「四大」已出其三，是時候向倪匡先生約稿了。

大概是二〇一五年中旬某日，我隨《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以及彭潔明小姐登倪宅拜訪。一番問候寒暄，接着表明來意。誰知倪匡先生例牌式哈哈笑了幾聲：抱歉！已經封筆，恕難從命。原來大約



《倪匡新編》乃倪著舊作配上最新訪談，各路名家皆推崇備至，倪匡本人亦頗為滿意。（蒙憲提供）

在二〇〇五年，他就宣告「寫作配額用完」，不再著文。眾人一再婉勸並出示其他三位才子樣書「曉之以義」，倪匡先生終首肯，同意我們選編一本。

### 新編另闢蹊徑

怎麼選？如何編？倪匡先生一生寫作頗勤，涉筆多種文體，可謂著作等身。可是我們卻不欲人云亦云炒冷飯，總要另闢蹊徑出以新意。我具體經手，頗

費些思量。時值上一年（二〇一四年）一月《明報月刊》副冊《明月》創刊，有潘老總一文：〈我的散文比小說寫得好！——談倪匡的「體性」〉，看完我驀然一動：何不以此為引，循跡搜去？

一番查閱，主旨漸顯：  
倪匡先生曾夫子自道：「我的散文比小說見解更深。」

他的老友蔡瀾先生則毫不隱諱：「我一向喜歡他老兄的散文多於小說。……他的散文真好看，我擔保。」

陶傑先生更是讚譽有加：「倪匡不但是小說聖手，還是散文能手。……如果擁有一卷倪匡散文的先知箴言錄，對於黑夜，我們就會無懼。」

至此，路向已明：就以他的散文為主，輔以相關資料，姑謂之「新編」。

那段時間，案頭堆滿倪著，網頁全是倪匡，香港中央圖書館更是我每周必去的方舟。

文章基本定奪，均選自公開出版書刊。接着就是挑選配圖——這是該系列一大特點。這種選圖配文工



作量不亞於謀篇布局編校文字，且更費心力。對此我頗執着：所選圖片要盡可能與當頁文字內容相符或相近，以收圖文並茂兼形神兩似之效。難度不小，樂趣更大。

當其時，我最喜談古論今描人狀物的香港文壇掌故。因此書中所選文章，均係倪匡先生記述他所交往相識的港台文友，包括他自己的妹妹亦舒。讀者可從目錄略窺一斑：

開篇是自序和他序，接着第一部分收了兩篇最新訪談錄，都是潘老總親自出馬，以示鄭重；第二部分「數風流人物」，分成六小節：「(一)金庸吾友」、「(二)蔡瀾此君」、「(三)懷念黃霑」、「(四)想起古龍」、「(五)憶三毛」(之所以把三毛單列一節，倪迷們當知，當年倪、古、三是有生死契約的摯友，當得起)，和「(六)香江文海一瓢飲」(此節選了十七篇文章記述港台十五位文友)；第三部分「倪匡談亦舒」，既談兄妹情，也論亦舒文；第四部分「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案」，是倪匡先生晚年最奇特的一劫；最後是「附錄：名家論倪匡」，收了蔡瀾、陶傑對倪匡先生的推崇讚譽，惺惺相惜。

此類散文，知人論世，品書談文，輕鬆感性，看似花絮小道，實則以小見大，於細微處見宏旨、顯真情。當初選編蔡瀾先生《快活》亦如是。

一番努力，書稿圖文終編校成型，我登門送校對清樣給倪匡先生審閱。應門的是一位中年女士，倪匡先生介紹是他的女兒，剛從國外返港看望父母。倪匡夫婦有一兒一女，兒倪震，女倪穗。女常居海外，較少在港。我們客氣地打個招呼，她去了另一間房，我和倪匡老在客廳交談。

### 灑脫又細膩的倪匡

第二天倪匡先生打電話叫我過去拿回清樣。進門坐下，他翻到第二部分「數風流人物」的「(四)想起古龍」一節，其中某頁上的照片是我從網上搜得，畫面是他與一年輕俏麗女子合影。他說不要用這一幅，換其他。問其因，他坦蕩地笑笑：原來照片中那女子是他年輕時常去台灣與古龍等人交往結識的情人(姑隱其名)。現在年紀大了，年輕時的浪子行徑不欲令老妻不快(這是他的原話)。言畢他哈哈又笑幾聲。倪匡先生人情世故練達通透，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的一面令我印象深刻。我們尊重他的意見另選配图。

編校時遇到疑惑處，打電話請教倪匡先生，每次他都很爽快，有問必答。記得在編校到第二部分「數風流人物」的「(二)蔡瀾此君」一節，所選文章裏倪匡先生借用章回小說體格式布局，以古詩句作分章節標題。其中第二回「桃花潭水深千尺」，原稿

（選自正式出版物）卻是「深百尺」。我愕然：這是有意改動古詩以出新意嗎？還是一時筆誤？抑或編輯疏漏？馬上操起電話打給倪老，三言兩語他聽明白了，很爽快回應：「請你幫忙改正過來吧！」

其後，還有幾次往來。記得有一次是香港中資出版界元老藍真先生女公子藍列群女士託潘先生代為預約，是幫一個機構去給倪匡先生倆老拍照另作他用。當時公司離倪宅近，潘先生着我先過去帶路引介，他們隨後趕到。幾天後，接藍小姐轉來一批照片，後來忘了是在哪個廣告還是其他什麼場合看到這批照片，專業的拍攝水準果然不一樣。尤其是那一束白色鬱金香相伴二老同框，歲月的溫馨溢框而出，令人感動。

還有一次隨眾人探訪——現在回想覺得不無蹊蹺——。每次去訪，我尤喜聽倪匡先生談天說地，看似隨意閒談，實則內裏乾坤。當時倪匡先生談興正濃，我們也聽得津津有味，突然電話鈴響，他起身去接。隱約聽出，對方像是在推銷，一般人可能三兩句就掛線了，沒想到倪匡先生竟然很耐心聽完並客氣婉拒。我們覺得大可不必，徒耗時間。他哈哈兩聲說：「人家也是為了搵食，不容易，我有大把時間，聽她講完又不花我的錢，對方可以得一次電話推銷記錄，就當幫一個小忙吧。」沒想到喜作哈哈一笑如彌勒佛般勘破紅塵隨性灑脫的倪匡先生，竟也細膩如斯！又

一次自然流露出替他人考慮的真性情！然而更加沒想到的是，他的這種在滾滾濁世中如一股清流般的善意竟被宵小無情糟踐！令人意難平。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倪匡先生接了一通電話……就此中招，所幸有驚無險。這次遭遇就是書中第四部分那篇《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案》。

《倪匡新編》書稿終付梓，同年十二月面世。

### 香港文壇名家紀實之作

至此，「香港四大才子」的文集出齊了。隨後幾年間，這個系列漸成規模，作者陣容愈加可觀，計有（以出版先後排序）：陶傑《大作家的情色執照》、《歷史的荳蔻情人》；蔡瀾《快活》；李雪廬《黃霑呢條友》；羅孚《我重讀香港》；劉天賜《往事煙花》（劉德華先生親筆題簽書名）；顧媚《繁華如夢》；沈西城《舊日風景》、《西城紀事》；大山《俠之大者》；倪匡《倪匡新編》，以及《我與金庸》，和蔣芸《彼時此時其時》、《眼中心中意中》（兩書均請得黃永玉老及其兒子黃黑蠻先生設計封面圖案）等。至今回看心中不無成就感。

在此必須要提一筆：通過潘耀明先生引介，這個系列的大部分書名請得香港文學界前輩吳其敏先生哲嗣吳羊璧先生題簽，為這些佳作錦上添花，功不可沒。想起那時每有新稿，印前去請題簽，印後去送樣



書，吳太應門，吳生對答，倆老謙和，平靜淡泊。至今回想令人遐思悠悠，心嚮往之。吳羊璧先生也是編輯出版中人，更是知名作家，一九七九年就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卻另外又在書法界闖出一片天地。二〇〇五年在上海大學出版社一口氣出版了一套三本的「書藝廊」叢書：《書法長河》、《書家與書藝》和《下筆如有神》，我還專門網購了一套，不時翻看，時有小得。此為題外話了。

這批香港文壇名家紀實之作，為香港文史留下一批難得的文獻資料。我有幸親自參與全過程，期間甘苦不足為外人道。經年下來，竟編出了興味、眼力和修為。我一直對公司提供的這個好平台心存感激。能寓興趣於稻粱謀，人生一得。

有一個插曲與此書有關：《倪匡新編》面世後的某天中午，潘耀明先生摯友貝鈞奇先生宴請倪匡先生伉儷。除了做東的貝先生、主賓的倪匡夫婦，還有陶傑先生、藍列群女士、潘耀明先生和彭潔明小姐等人，記得那次好像還有政府負責文化的官員，我忝陪末席。倪匡先生有午飯後小憩的習慣，他們吃完就與在座眾人告辭，潘先生和彭小姐親自攙扶兩位老人離席下樓，我也一起送下去。隨後潘先生他們上車陪送回倪宅，我轉身進門正要到樓返回宴席，突然接到印刷廠電話，是一本正要開機印刷的書稿有問題需要馬上處理，我來不及上樓解釋，只好匆匆趕回公司。此

舉甚是失禮！後來在另一次飯局上，我特意起身行至貝先生座前敬酒，不着一語，仰頭喝乾——歉意盡在杯中。

《倪匡新編》付梓前，請倪匡先生寫幾個字，他慨然應允，以作自序：

以寫作為業半世紀，出版了許多本書，這本，最特別。這本書，全是舊作，卻屬新編。編者加了許多圖片，還加了許多他人的評論，手法高明，本是冷飯，加料熱炒，新意遂生，讀者諸君，若有所得，也就不負編者的一番心思了。

書中文字，前後貫串數十年，有些早已全忘記了，忽然重現眼前，自覺很有趣，別人怎麼看？顧不得了，哈哈。

倪匡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香港

一句「手法高明，本是冷飯，加料熱炒，新意遂生」。我心中釋然亦欣然。

這次再版重睹舊作，既喜卻悲復惆悵！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六日改定

（作者為香港出版人。）

◎

學海書樓明年將迎來創立一百周年。這所堅持教化講學，誨人不倦的私立學堂依然保持弘揚孔孟、培育人才的習慣及理念，務要將日漸疏離的傳統文化重新帶到大眾面前，令國學重新成為主流。

——編者

## 學海書樓百年回望與前瞻

學海書樓

學海書樓是香港早年其中一家由民間團體設立的公開圖書館。書樓創立於一九二三年，到明年就已樹人百年了。學海書樓一直堅守藏書和講學的傳統，默默地為發揚中國文化而努力。

### 兼辦學術講座的圖書館

目前，學海書樓最讓人熟悉的文化活動，是每個星期於四間公共圖書館舉行的國學講座，沿襲自學海書樓當年設壇講學的傳統。一九二三年在香港似乎是平常的一年，前一年的海員罷工已緩和，兩年後更大的省港罷工還在醞釀。在這個政治緊張的縫隙中間，其實還有文化的張力。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聲勢浩大，面對列強在巴黎和會的態度，國人救國心熾熱，而接着的新文化運動把中國傳統文化視為阻礙，一時青年都嚮往西化和改革。一九一一年清亡後，有些粵籍讀書人南下避居香江，既教授中文，時相唱詠，又推動香港政府保育宋皇臺遺址。他們不少人曾科舉得第，目睹西化的新潮席捲，自然另有感懷。翰林院編修賴際熙（一八六五—一九三七）認為香港社會風氣日趨敗壞，遂與愛護國粹人士倡議發揚傳統中華文化，並於一九二〇年先租下港島中環半山堅道二十七號地下設壇講學，每星期兩次，教授四書五經，弘揚孔孟之道，培育經史人才。

一九二三年，賴際熙見聽講者踴躍，於是創立



「學海書樓」。中國的地方大員都由科第出身，常有在任時在當地辦學之舉。阮元本身是經學家，他在兩廣總督任內創辦學海堂，賴際熙出於景仰，故用「學海」二字為書樓名，廣邀太史及宿儒主講。此後除了淪陷於日本的幾年，國學講座從未中斷。

書樓一直得到殷商名流支持，何東、周壽臣、馮平山、利希慎、郭春秧、李海東等均捐資購買古籍以及置業般含道二十號作藏書講學之所，並擔任董事。此等支持且有父子相繼的，像馮平山之子馮秉芬、利希慎之子利榮森均續為書樓出力。

一九六二年香港大會堂圖書館啟用時，學海書樓將館藏永久借藏於該館，公開給市民閱覽。同時大會堂借出演講室供學海書樓舉辦國學講座。

多年來，國學講座聽講者眾，已培育過不少文史人才。到大會堂聽國學講座時猶是中學生的何文匯教授，都已從大學的教席退休。今日國學講座仍然高朋滿座，但是香港的年輕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卻有一份疏離感。從前大家都曾讀過的中



癸卯甲辰通籍同仁敘於香港學海書樓（一九三六年攝）。（學海書樓提供）

國經典、詩文，今天的大學生中學生聽見卻一臉茫然，這些本是奠定共同價值基礎的知識，因為中小學課程的改動，而淘洗幾盡。

學海書樓深切理解此一傳承窘境，力圖改變這種情況。

### 熱心堅持講學

為了培育育人者，學海書樓已連續兩年跟教育局舉辦「暑期教師文史哲藝研習班」，讓在職的教師能不斷地在中國文化領域上進修，進而教育傳授下一代。為了讓有心進修的教師能面對面問學，書樓還進而辦了「教師文史哲藝精修班」，以小班講課形式，針對主題做深入的探討。下一步，書樓擬推出專供三十歲以下朋友參加的「青年文史哲藝精修班」。

為了慶賀創立一百周年，書樓還和正慶祝六十周年的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了「古典今情講座系列」，由四月起，每月有三、四場講座，邀請香港各大學文史哲的骨幹學者主講，其中不乏中青年學人，直到八月才結束，可說是集中中國古典文化大成的學



學海書樓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的古典今情講座現場。(學海書樓提供)

術盛舉。

書樓得洽蕙基金會資助，又正舉辦「雲遊詩詞中國」活動，供高小及初中學生免費參加。這項計劃介紹四首中國著名詩詞，最特別的是除了本港導師的講解之外，還有詩詞所詠地點的當地導遊介紹，讓學生可安坐課室或家中觀看目的地的影片介紹，遊覽中國山河大地、體驗風土人情及了解歷史文化，使學生在疫中難以以外的環境中，也能以簡單而有趣的方式接觸美麗的詩詞。

為使珍本古籍得以永久保存及進一步推廣給大眾以認識國學，學海書樓與香

港公共圖書館於二〇一四年達成協議，將古籍影像數碼化後存於網頁上，讀者可透過「多媒體資訊系統」瀏覽部分已數碼化的資料。

中文大學圖書館存有二千多盒上世紀七十年代國學講座的錄音聲帶。當年學海書樓講座名家雲集，包括陳湛銓、溫中行、蘇文擢、陳潔淮、潘小磐、李棧、黃維琚、何叔惠、何乃文、黃兆顯等諸位老師，實為書樓在港弘揚國學的珍貴學術遺產和歷史紀錄。這些錄音聲帶經講者同意由學員在課堂錄音，因年代久遠，錄音帶的物理狀態每況愈下，亟待修復保存。書樓和中文大學圖書館合作，得北山堂資助進行「國學餘音」計劃，將錄音聲帶數碼化，希望日後可以公開讓公眾重溫。

一百年來，香港的中西文化無論是交鋒或交匯，都合譜了一段奇特的樂章。作為紀念一百周年的回顧，書樓還推動進行「北學南傳研究計劃」，以學海群賢之南來，書樓的創辦和發展作為線索，整理香港先賢逾百年來在保存、傳播和弘揚傳統中國文化上所作的努力與貢獻，並加分析和闡述，以誌香港這段歷史。

一家非牟利文化機構延續一百年並不容易，學海書樓一步一腳印走到今日，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構團體一起為推動及發揚中國文化而努力，並肩同行，讓中國文化煥發新生，前景更為璀璨。

# 閱讀情懷已然逝去？

## 中文系入學面試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大學的招生程序五花八門，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總免不了面試。網上經常流傳面試官會問些怎麼樣的題目。

細緻的每一道問題，當然會為考生「度身訂做」，但幾乎有一道必問題，那便是閱讀的習慣。

第一個可能的問題：最喜歡哪一部書呢？中文系的教研範圍涵蓋古今，兼及中外，舉例之餘還當說明。有些學生很老實，說高中生涯已被課程擠壓得透不過氣來，只讀了教科書。這個答案不好，但誠實得來也使考官撫心自問，誰沒有承受過公開考試的壓力呢？有些同學真的舉了一部書，卻明顯是坊間不少學校都會用來作指定課外閱讀的。這個答案有點魚目混珠，其實也跟沒有喜歡什麼書並無二致。

有些同學膽大，說最喜歡某位古代詩人的作品。

這答案很好，但要小心。例如很喜歡杜甫，然後舉出〈客至〉、〈兵車行〉、〈登樓〉等篇目。不要忘記，這三篇分別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給予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的建議篇章。真要舉杜甫為例的話，好歹要搬出一些〈秋興八首〉、〈詠懷古蹟五首〉、〈戲為六絕句〉等，背誦、分析，琅琅上口，不枉自己「最喜歡」的雅名。只能舉範文為例者，面試官只能一笑置之，將結論歸為時間繁忙，未能好好讀書。

第二個可能的問題：近來讀些什麼書？文學碩士課程的報讀者不乏中小學前線老師，進德修業，何其美好，誠為學界之福。有一位老師非常誠實，說學校教擔繁重，沒有喘息空間，無暇閱讀。不說謊，並反映現實，情有可原！有一位面試者使我印象深刻。「近來讀些什麼？」「我閱讀面很廣闊，什麼都讀，



難以枚舉！」「多讀書好，面試時間有限，請舉一部最好看的跟我們介紹一下。」「但我讀書真的太廣博了，舉哪一部呢？」「沒事，都可以！」「……or……er」「任何一本都可以，跟我們介紹就可以了。」「其實我近來比較忙，沒有讀到什麼書。」

愈是繁忙，愈需要閱讀。閱讀可以減慢生活的節奏，讓自己的腦袋冷靜下來，重新整理與出發。我們的涵養大多透過閱讀獲得；讀得愈多，我們便會成為更博學多才的人。

## 閱讀情懷已逝？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我常常到三聯書店打書釘，有時也會瞄瞄牆角的十大暢銷書榜。二〇二二年六月的書榜頗堪玩味，榜首是梁萬福醫生的

《好好準備變老——老人科醫生給 Young old 活得自在的實用提醒》，第二位是馬仔的《低能媽求生記》，難怪很多做出版的朋友，早幾年已表明香港書市只有兩類書尚可避免賠本，對象分别是小朋友和「老」朋友。無論如何，有這兩類朋友，總比沒有朋友好。

「如果我能出一本老幼咸宜的書，就可以發大財了」，想是這麼想，實在知易行難。何況書榜並沒列出銷量，不管整體銷情如何，還是能決出十大。

「閱讀不好老是牽繫市場吧，閱讀談的是情懷」，這念頭對於愛打書釘並已準備變老的我來說，正中下懷，卻又無處抒發。

我學校在初中設閱讀課。學期初某天，我要往中三戊班推廣閱讀。師生禮畢，我首先向同學分發自製的閱讀手冊，滿心期待同學欣賞的眼神，此時卻有一道比課室空調冷得多的句子劃破寧靜。

「還派筆記？電子書啦！」說的人已經不是小朋友了，我亦準備來個情緒上的大反擊。幸好我有閱讀習慣，性情得以陶冶，便平靜帶笑道：「是學校送給同學的，沒有電子書，你不要的話，可以不拿取。」「不是不是，我很想要。」我只能選擇相信，頑石應該也帶點情懷吧，或早或晚，遲速有時。

這位同學並無過錯，他的想法，或正代表在乎小朋友與老朋友之間的中學生、大學生、職青、青壯年人等等。電子化，有沒有將情懷邊緣化？得看對方化不化。我只是擔心，點擊率等同閱讀率，鍵盤亦就此消滅了原子筆。

當開卷有益變成開機有益，掩卷歎息或已換作關機疲累。情懷已變，或說已經變心，轉型戀上電子，能否結婚生子，大概只能像一條三式判斷的閱讀



題型：無從判斷。或信則有，不信則無。或樂觀一點說，對於別人的幸福，我是樂觀其成的。

回到準備變老的我，身為寫了二十多年的老作者，眼見實體書無人問津，電子書有容乃大，還真有點不是味兒，情懷亦如冰封。為什麼？出了十幾本書，還沒受惠過電子書的任何稿酬，像我這樣的一位實體作者，此刻的樣子神情，能不像沙漠嗎？

## 閱讀之毒



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記者詢問了一道問題，我不懂如何回應。

她說在出版社列表裏，看我的新書是初中推薦書目，問我否刻意寫得平易近人。這其實並不難回答，若是以作者身份，我當然自我中心、不負責任，從不考慮市場需要、讀者目光，堅持我行我素。但轉念又想，如果真的由老師順從推介，買了我的作品贈予學生，或會因我的自負的一字一句，不小心把正在探究文學的微小興趣一口氣抹掉。

閱讀好像已是一種古老的儀式，像節日崇拜：

學生魚貫走進禮堂，聽着莊嚴字句，誦讀與自己無關的經文，主禮人興奮地說誰人的註釋，打呵欠，被拍醒，站立，目送沉醉的人一個個退席，然後得到解脫。尤其是被逼完成的閱讀報告甚或測驗，學生全都是靈媒，遵從同一種降靈方式，先撫摸封面，看封底，讀不進去就嘗試看兩段序言，合上，心中唸唸有詞，滿天神佛，隨手一翻，「一陽指」點中哪一句，它們就是整篇報告的中心思想。

是的，他們不是很久沒閱讀，而是從來沒有讀過一本完整的書。我曾欣喜地告訴一位我鍾愛的前輩：你的作品我放進書單裏，着學生好好閱讀。得到的回應竟然是：「聰仔，你靠害呀？」好像所有事情只要是不自願的，便注定被浪擲、被討厭，而且並不能重來，學生往後再看到曾被推介的作家名字，都必然冠以無聊、了無生氣、一本正經的主觀印象，像後遺症一般。

於是我回想自己是如何走進閱讀。記得初中閱讀書目是《哈姆雷特》，幾個同學圍坐收音機前，錄製王子在墓地發瘋一段；高中看過《*MS*》後再讀太宰治，從青春的無病呻吟中尋找共鳴，再製造煩惱……閱讀之於我總是灰暗與瘋狂。多少年了我一直拒絕他人的價值觀，偏食某筆風和主題，儘管失卻威逼、小測或報告，閱讀都不會風化，仍樂此不疲，為着揭頁而無比快樂。

## 書在朋友圈

澳門濠江中學

陳奇川老師



在朋友圈曬書，感言無多，每每都是搜腸刮肚。別人手動點讚，算是給面子，要是留一下言，那幾乎可以視為知音了。

疫情期間，讀了阿城的「三王」系列，頗受震動。這三部小說均是寫知青故事，文筆洗練傳神，人物躍然紙上，而我也從中體會到「無用之用」的悲劇意味。於是，我便在朋友圈轉發了感想。學生瀚文見了，說也很喜歡阿城，當初就是因為看到棋王節省糧食的片段才去看這部小說。之後，他還給我推薦了描寫亦很精到的書——《龍族》。

無獨有偶，疫情期間，學生思源看完我的書，便給我「安利」了《歲月的針腳》、《山茶文具店》、《燕子最後飛去了哪裏》這三部書，說我寫的散文題材與之類似。至於文字感覺，她想到了《上課記》。不過，她直率地說：「老師，請恕我直言，您太靠譜了。」她猜我是專業書看得太多，建議我看汪曾祺的書，將人們對同樣事物沒有觀察到或品味到的東西寫出來。

難得能與這些學生結為書友，聊着聊着，就能從一本書牽出一串書來。可惜這樣的學生為數不多。最近開學，我又照例盤查：哪些同學在暑假期間至少讀完一本書的？放眼望去，舉起的手稀稀拉拉。不太明白他們是怎樣度過這個「史上最長的暑假」。

此刻，不由得想到鍾春暉老師在朋友圈曬的書：《棋王》、《局外人》、《回首我們的時代》，我都是一一拿來讀了。令我敬佩的是，為了避免學生沉淪於各種本能的欲望，他在疫情期間舉辦了雲端讀書會，十五場，三十小時，六十餘位師友與會。真可謂是「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儒」。他原來想着能有三五知己參與就行，誰知反響出奇的好。看來，閱讀情懷並未逝去。

書在朋友圈中撒出去，最終還是能落入一些人的心，而回音將會遲早傳來。故此，我還是視閱讀為頭等大事，只是面對學生，肩頭上的擔子比以往更沉重了。

◎



# 秋日童話

## 秋日終來



香港中文大學  
仁仔

「香港沒有秋天。」友人戲謔。小時候學到的季節交替，在好些年頭找不着一點痕跡。

從前對於季節的想像，多少跟校園的活動或環境有關。春季時總會看見濕滑的走廊、一些同學玩着「滑浪」的把戲；暑假代表活力十足的夏季、聖誕節溫暖了孤寂的寒冬。至於秋季，秋風送來心中的一陣歡快，學校旅行日的回憶填滿了我的少年時代。儘管玩樂仍未休止，但跟夏天不同，秋天教我凝視的是一份靜美。微冷的天氣卻有着最暖的色調，一切都是如此不黏膩、不拘泥，涼風、秋葉、古木、暖陽、晚霞、朋友、親人、笑聲……一切就是如此安然地出現在那裏。走來

一身輕盈，不帶春夏的凝滯、不想冬日的蕭條；來到一年之中最舒暢的季節，秋日處處體現着活在當下的精神。

是呢，我的秋天曾經沒有哀愁，至少沒有什麼是牽掛至今的。我雖知道秋去冬來沒有休止的可能，亦無妨擁抱這命中注定的緣份。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筆下的秋天卻滲入了愁緒；去年在此欄目中，我便引用了「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一句。我仍然喜歡秋天。近日秋意漸濃，那種歡快猶在，可是我的擁抱似乎不再同樣。我懼怕失去，但又愛徘徊在失去的邊緣。夏天時汗流浹背，大概只有在球場上的戰友願意輕搗彼此，然而往事已矣。我只好期待着秋日把彼此的距離拉近。藉着一點寒意，會不會提醒大家可依偎取暖？再沒有規範的活動、沒有旅行，我該何去何從、該到哪裏找秋天？春夏之際，生命向上蒸騰、流動，生機處處；我卻偏愛秋日的生命向下沉墮、悄然着地，容我掬在手中輕撫、細看。如此質樸、如此脆弱，毋庸介懷、毋庸怯慌，這是最真實的名相。這觸

手可及的距離一直在倒數，卻也就在這樣的時刻，我用雙手包裹你，而你在我雙眸充滿我。

不怕風高物燥，不怕清冷刺骨，唯恐秋天過後，這種心思終將亡佚。沉墮以後，生命又再冉冉升起，在蒼穹之下找到新的家。眼內的充盈總會滿溢，讓我用兩行清淚來餞行。我的雙腳仍然着地，我的手心仍向着你，記錄這最遙遠的距離。

香港或許沒有秋天，但秋日始終寄居心上。

## 秋天的告別



北京師範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楊紫嫻

果真是入秋了，連常年暑氣逼人的廣東入了夜也有些許寒意。熱鬧慣的蟲兒們不再叫囂，經過草叢時只聽到窸窣窸窣的低語。黑天鵝在池邊依

偎着，享受獨屬它們的靜謐。暖黃的燈光在前面若隱若現——那是從一處書院的窗櫺漏出來的，同時還流出一陣歡聲笑語。我的眼眶不知怎的忽然濕了，思緒飄回一年前的秋天，恩師同樣是在這處書院，把盞話詩，侃侃而談。不論內容多艱深，先生的課從不古板，

總是妙語連珠，逸聞趣事信手拈來，把我們逗得哈哈大笑，好不快活。他是學界泰斗，地位令人生畏，但暖黃燈光照着他眼角溢出的笑紋，卻顯得格外親切。時過境遷，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上台作為學生代表演講，他坐於嘉賓席向我投來讚許與肯定的目光；我遭同窗非議，他告訴我少年心事當拏雲，要向遠處看……得遇如此恩師乃人生之幸，奈何聚散有時，書院裏不復杏壇詩話，盛夏的燦爛謝幕，恩師也告別我們，踏上新的旅程。細雨潤物無聲，枯葉落向永恆，枝桠將會抽出新綠，迎來新生。

## 秋天的浪漫



廣州暨南大學  
鄭冰心

郁達夫在《故都的秋》裏說到南國的秋「色彩不濃，回味不永」，似乎並不怎麼討文人的喜。它勾不起人慨歎年歲的心緒，不夠蕭瑟也不夠淒清，

葉子仍齊齊整整地掛在樹上，綠得溫柔。身在南方，秋只是夏冬之間的過渡，短暫而悄然。但在我心中，秋天卻浪漫得別有一番滋味。

一到秋天，母親就迫不及待地給我郵寄來文旦





秋天應當是怎樣的觀念？

## 秋日的落葉

柚。文旦柚時節初至，還不是它滋味最妙之時，是打了折扣掩了真容的朦朧味覺。待到柚子收了水，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手起刀落——它的皮肉筋毫不黏連，可以輕易地完整剝下來，躺在手心，安靜得像貝殼。一口咬下去，浸潤在秋意裏了。文旦柚味美易剝，我總是一不小心吃多，一個半下了肚，打嗝都是柚子氣。

吃完後出門消食，與朋友在校園裏漫無目的地流連。雞蛋花的香味躲進鼻子裏又很快散去，晚霞醞釀然，由火燒般的紅漸漸渲染成濃墨般的藍。生活被焦慮環繞着，我們被各種計劃催着奔忙。終於不管不顧地拋下所有的煩惱，在這個秋天的校園裏，從天明散步到天暗。一抬頭看到月亮，想起奶奶說過拿手指彎月，耳朵會被割掉。實在好奇真相，又害怕話語靈驗，便與朋友約定，等到月圓之日鑽個空子，試上一試。秋食秋味，秋雲秋月，是我疲憊的日子裏偶遇的浪漫。郁達夫願意折去壽命的三分之二，留住北國的秋天。而我只想成為南國的一棵樹，在秋天來臨的時候，披上月色，聽風唱歌。

揚帆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小時候的秋天，大概是上學路上枯葉落滿一地，清潔工人把馬路上的黃葉堆到路邊來，然後用竹掃把一併將落葉掃入膠簸箕中。我猜，這應該是為了防止高速駛過的車把樹葉濺到渠裏去，把通水的地方塞住，那時的渠蓋還是黑色長斜條型的樣子。

我小時候以為大概四季都各自佔四分之一，因此能輕易下定論，說九至十一月是秋天，十二至二月就是冬天，三至五月便是春天，六至八月自然是夏天。後來長大了，才知道世界之大，各地氣候有所不同。所以當我在享受春日微風時，有人在感受秋天的涼意；當我在抱怨夏日的熱度時，有人正把自己包裹在溫暖的被窩裏；當我在看着秋風吹起的枯葉時，有人在觀察花間飛舞的蝴蝶；當我吃着煨番薯時，有人痛快地暢泳於室外；當然也有的人從頭到尾一直穿着數層衣服、手套、耳套才能外出。我能感受的，和他自然不一樣。

現在的秋天，大概是樹木枝葉茂盛、雨水充足的炎熱時份。酷熱的天氣持續到十一月才可能完結，萬般生物的作息也隨之改變，於是冬天開始樹葉變黃，春天落葉，夏天才開始生長，秋天正是長得燦爛的時候。這倒告訴了我一個道理：世間萬物沒有什麼是必然的，植物如是，動物如是。

©

###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 (第五) 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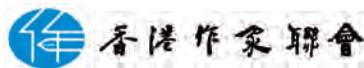
###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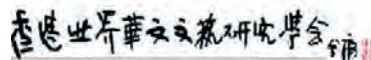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 綠騎士字圖「字得其樂」



容 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  
胸谷廣闊 海天活潑



窄 心胸窄 四面壓  
草不生 苦自吞

# 明月灣區

李安

總五期 二〇三三年十一月

惠州



《東江水源》 攝影：吳連城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